

Na Na Na Na Na

[法] 左 拉

Na Na
娜 娜



Na Na Na Na Na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1565.44
5

[法] 左拉

娜娜

罗国林 / 译



Z062182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娜娜／(法)左拉(Zola, E.)著；罗国林译．

—北京：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00.2

ISBN 7-5402-1227-6

I. 娜… II. ①左… ②罗…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4314 号

责任编辑：洪文雄

娜娜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mm 大 32 开本 12.5 印张 333 千字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13.00 元

译 序

法国文学中不乏反映娼妓生活的作品,但介绍最详尽,描写最生动,暴露最深刻的,恐怕当推左拉的小说《娜娜》。这是《卢贡-马卡尔家族》史系列的第九部作品。作者在写作这个家族史系列第七部作品《小酒店》时,就已开始酝酿创作这本小说了。小说尚未完全脱稿,便开始在《伏尔泰报》上连载,引起轰动。1880年出版后,即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,销售五万余册,连续再版十次。在问世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,这本书早已成为一部颇具影响的世界文学名著,一直行销于世界上许多国家。

在这部小说里,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娼妓:出入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、歌女、演员、被供养的外室、在街头卖春的流娼等等;我们看到她们作为社会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的盛与衰、悲与欢、放荡与可怜,以及围绕着她们的社会经济关系,社会人际关系,社会的腐朽与黑暗。总之,小说展示了当年巴黎社会妓女阶层一幅不可多得的风俗画。而画面的中心人物是娜娜。

娜娜是《小酒店》里男女主人公古波与绮尔维丝的女儿。还是十五岁的少女,就在街头鬼混,沦为下等妓女。十八岁上,也就是小说开头的时候,她被庸俗下流的剧院经理博德纳夫捧上游艺剧院的舞台,主演淫秽歌剧《金发爱神》。她身上没有任何艺术细胞,也根本没有接受过艺术的教育,唱起歌来“嗓子像面破锣”,但她有着性感的裸体,又很善于以色相挑逗和勾引观众,她的表演获得满堂的疯狂鼓掌,轰动整个巴黎。上流社会的假正人君子,淫棍色鬼,争相拜倒在她的脚下。娜娜在与这些人周旋的同时,继续去妓院里出卖肉体。不久,她得到银行家斯泰内的供养,在专为她购置的市郊别墅里过上了贵妇般的生活。但她并不满足,背着斯泰内

在别墅里接待未成年的阔少爷乔治·于贡和朝廷大臣缪法伯爵。当斯泰内经济上陷入困境的时候，她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，公开投入缪法伯爵的怀抱。不过，她发现从缪法伯爵身上刮不到多少油水，于是又爱上了丑角演员冯丹。娜娜这回的爱情倒是真的。她拒绝了其他男人的追求，与冯丹正式结了婚，指望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。但冯丹属于那种痞子加无赖的一类，肆无忌惮地盘剥和虐待她。娜娜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再次沦为流娼。这时游艺剧院排演《小公爵夫人》，意欲邀请娜娜参加扮演一个荡妇的角色。但娜娜却希望扮演正经女人，便设法恢复与缪法伯爵的关系，叫 he 出钱买下戏中公爵夫人的角色由她扮演。从此，她在缪法伯爵的供养下，过着王妃般穷奢极欲的生活。但她并不忠于或者说并不满足于缪法伯爵。巴黎有钱的男人，她一概来者不拒，甚至把缪法伯爵的岳父、老朽不堪的德·舒阿侯爵引到她淫乱的床上，而被缪法伯爵撞见。一个又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，在她的色情的攻击下倾家荡产，身败名裂。最后她从她儿子的身上染上了天花，结果这个“爱神”腐烂在旅馆里。

整部小说就是妓女娜娜的一部盛衰沉浮史。但是作者着意揭露和批判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娜娜。相反，在作者笔下，娜娜这个彻底堕落、人所不齿的女性，多少还保留着社会最底层妇女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。例如她对儿子深挚的母爱，她对正常家庭生活的渴望，对纯朴的乡间生活的向往，她对上流社会那些男人愤怒的斥责和尖刻的嘲笑，她对扮演正经女人这种角色的追求，她天生具有的善良和同情心，甚至慷慨和自我牺牲的品质。作者如此着笔描写娜娜，无非是要说明：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糜烂腐朽的根源，绝不在娜娜这样的妓女身上，而在它本身；娜娜这样的妓女，其实也是这个上流社会的受害者。

在娼妓娜娜的这部盛衰史里，作者彻底揭露、无情鞭挞的，正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疯狂追求色欲的形形色色的人物。他们之中

有：乔治·于贡，一个尚未成年的阔家少爷，看了娜娜在《金发爱神》中的表演，狂热地沉溺于淫欲，不能自制而自杀身亡。菲力普·于贡，乔治的哥哥，受母命管束乔治，但一见到娜娜便成了她的俘虏，不惜为她贪污公款而锒铛入狱。旺朵夫伯爵，出身名门，纵情声色，挥金如土，为娜娜花掉了最后一笔财产，便在赛马中作弊，弄得身败名裂，最后放火将自己烧死。拉·法卢瓦兹，一个醉心虚荣的青年，把所继承的遗产全都花在娜娜身上，最后因债台高筑而不得不从巴黎消声匿迹。斯泰内，一个精明狡猾、神通广大、惟利是图的银行家，到了娜娜面前却愚钝不堪，乖乖地接受她的盘剥，最后彻底破产。达盖内，一个资产阶级浪荡公子，为了自身的利益，请求娜娜帮他把缪法伯爵的女儿娶到手，却在新婚之夜把刚拜过堂的妻子丢在一边，而投入娜娜的怀抱以示“酬谢”。福什里，一个以记者为职业的文痞，在剧评中挖苦娜娜的演技，却又肉麻地恭维她的色相，最善于乘虚而入，打有夫之妇的主意，相继成为缪法伯爵夫人和歌女罗斯的情人，是放荡无行，卑鄙无耻的典型。缪法伯爵，拿破仑三世朝中的大臣，由于迷上了娜娜，明明知道妻子与福什里偷情，却视而不见，还把女儿嫁给娜娜的姘头达盖内，甚至装扮成畜生，任凭娜娜骑和打。德·舒阿侯爵，一个年逾花甲的老色鬼，由于长期放荡淫乱，早已老朽不堪，淫欲却依然不减，明里暗里追求娜娜，他的女婿缪法伯爵撞见他赤条条像一堆残骨躺在娜娜怀里……所有这些人应该都是这个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精英。但是，他们全都被娼妓娜娜的色相迷住了，一个个神魂颠倒，丑态毕露，最后都落到极不光彩的下场。作者用浓笔重彩描绘的这幅淫徒色鬼群丑图，把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黑暗、腐朽、糜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这正是这部小说的积极意义之所在，也是它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的原因。

目 录

译 序.....	1
第 一 章.....	1
第 二 章	27
第 三 章	48
第 四 章	70
第 五 章.....	100
第 六 章.....	131
第 七 章.....	162
第 八 章.....	190
第 九 章.....	223
第 十 章.....	248
第十一章.....	278
第十二章.....	312
第十三章.....	334
第十四章.....	373

第一章

九点钟了，游艺剧院的大厅里还空荡荡的。二楼楼厅和正厅前座有几个等待开演的观众，在只亮一半的枝形吊灯暗淡的光线下，隐设在石榴红绒面座椅里。被暗影淹没的幕布像一块大红斑；台上静悄悄的，脚灯都没有亮，乐谱架七零八落。只在上面的第四层楼座，不断有人喧哗，夹杂着呼唤声和笑声；那里，在金色框架的大圆窗下，坐了一排排观众，头上戴着便帽或鸭舌帽，而天花板的圆拱顶四周，画了一些女人和裸体童子，在被煤气灯光映成绿色的天空飞翔。不时出现一位女引座员，手里捏着票根，把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领到他们的座位。先生穿礼服；太太体态苗条，挺着胸部，抬眼慢慢地四下张望。

正厅前座出现了两个年轻人，站在那里举目四顾。

“我说对了，埃克托，”年龄大的一个，即蓄小黑胡子的那个高个子青年说道，“我们进来得太早了。你应该让我把雪茄抽完的。”

一位女引座员正好走过。

“哟！福什里先生，”她亲热地招呼道，“半个钟头还开不了演呢。”

“那么广告上为什么写九点开演？”埃克托瘦长的脸上现出恼火的样子，咕哝道，“今天早上，在戏里担任角色的克拉莉丝还肯定地告诉我准八点开演呢。”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抬眼搜索黑暗中的包厢，可是包厢里都糊着绿纸，更显得黑糊糊的。楼下的包厢完全隐设在黑暗里。楼厅的包厢里，只有一位胖太太，趴在丝绒包的栏杆上。左右两侧高高的柱子间，那些挂着带流苏的垂饰的包厢里还空无一人。白色和金色的正厅，衬托着浅绿色，在水晶大吊灯半明半暗的灯光映照下，仿佛弥漫着微尘。

“你为露茜买到了侧包厢票吗？”埃克托问道。

“买到了，”另一个答道，“不过，没少费劲……啊！别担心，露茜是不会早到的。”

他有点想打呵欠，忍住了，沉默片刻说道：

“你真好运气，头一回看首场公演就遇上《金发爱神》。这出戏的演出肯定是今年一件大事。大家都议论半年了。嘿！亲爱的，那音乐才真叫棒哩！……博德纳夫实在精明，把这出戏留到博览会期间才公演。”

埃克托毕恭毕敬地听着。他问道：

“还有扮演爱神的那个新明星娜娜呢，你认识吗？”

“哎，行啦！又是这个问题！”福什里双手一扬嚷起来，“从早上起，谁都拿娜娜来烦我。我遇到不止二十个人，这个问娜娜，那个问娜娜。我怎么知道！难道巴黎的妞儿我都认识吗？……娜娜是博德纳夫的新发现，不消说是个好货！”

说完他平静了。但这空荡荡的大厅，这昏暗的灯光，这教堂般静穆的气氛，以及静穆中叽叽咕咕的说话声和开关门的声音，还是使他感到不快。

“哎！不行，”他突然又说道，“在这里干等，人都要等老啦。我可得出去……说不定到下面能碰上博德纳夫呢。他会向我们提供一些细节的。”

楼下大理石铺的宽大前厅是检票处。观众开始进场了。从敞开的三道栅栏门望出去，四月迷人的夜晚，大街上车水马龙，灯光灿烂，好一派热闹景象。鳞鳞驶来的马车戛然停住，车门打开又砰的一声关上，三五成群的观众进了大门，滞留在检票处，然后走到前厅紧里登上左右两边的楼梯。女人们扭动着腰肢，慢腾腾地拾级而上。这间前厅的装饰是拿破仑时代式的，非常简单，看上去像纸板做的圣殿列柱廊。光秃秃的灰白色墙壁上，张贴着黄色的巨幅海报，在强烈的灯光照耀下，格外触目，上面用大黑体字写着娜娜的名字。

一些先生像是经过时被吸引住了，在海报前驻足观看；另一些

先生则站在旁边闲聊，堵塞了入口。售票处一个粗壮的男人，宽大的脸盘刮得干干净净，粗声粗气回答着央求买票的人。

“那就是博德纳夫。”福什里一边下楼梯一边说道。

经理已经瞥见他，远远地嚷道：

“喂！你这个人真够交情呀！你就是这样答应为我写文章的吗……今早上我翻开《费加罗报》一看，一个字也没有！”

“别急嘛。”福什里回答，“总得让我先认识你的娜娜，才能写文章介绍她……再说，我什么也没答应过你。”

为了不让对方继续说下去，他就介绍他的表弟埃克托·德·拉·法卢瓦兹，一位到巴黎来完成学业的小伙子。经理一眼就把小伙子看了个透彻，而埃克托却激动地上下打量他。啊，此人就是博德纳夫，这个驯服女人的专家。他调教女人，就像一位苦役犯监工；脑子里经常冒出做广告的新招，说话粗声粗气，又吐唾沫，又拍大腿，厚颜无耻，思想专横！埃克托觉得应该说句恭维话，便用笛子般的声音说道：

“你的戏院……”

博德纳夫是个喜欢一针见血的爽快人，不动声色地用一句粗话打断他：

“你就说我的妓院吧。”

福什里赞同地笑起来。拉·法卢瓦兹呢，想说的恭维话给堵在嗓子眼里，觉得博德纳夫的话挺刺耳，还是装出品味的样子。这时，经理看见一位戏剧评论家，赶忙过去和他握手；那位评论家的专栏文章颇有影响。等到经理回来时，拉·法卢瓦兹已恢复常态。他担心自己显得过于拘谨，被对方看成乡巴佬。

“据说，”他非要搭讪两句话不可，便又说道，“据说娜娜有副好嗓子。”

“她呀！”经理耸耸肩膀大声说道，“好副破锣嗓子！”

小伙子赶紧补充一句：

“而且据说她是一位出色的演员。”

“她！……一堆肥肉。在舞台上连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。”

拉·法卢瓦兹脸微微一红。他都给闹糊涂了，期期艾艾说道：

“今晚的首场公演我是不会放过的，我早就知道你的戏院……”

“你就说我的妓院吧。”博德纳夫俨然是个很自信的人，又一次冷冷地、固执地打断他。

福什里一声不响打量着进来的女士们，这时见表弟张口结舌，笑也不是，生气也不是，便来给他解围。

“你就满足博德纳夫，按他的雅兴称呼他的戏院吧，既然他高兴这样称呼……而你，老兄，别对我们卖关子了。如果你的娜娜既不会唱歌，也不会演戏，那么你这出戏就会砸锅，不会有别的结果。再说，我还真担心你会砸锅哩。”

“砸锅！砸锅！”经理涨红了脸嚷道，“难道一个女人非懂得唱歌和演戏不可吗？哎！老弟，你真是个榆木脑瓜。娜娜有别的玩意儿，真是的！足以抵得上其他一切的玩意儿。我早就觉察到，那玩意儿在她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哩！除非我是个嗅觉不灵的笨蛋……等着瞧好了，等着瞧好了。她一出场，全场不垂涎三尺才怪呢！”

他兴奋得发抖的双手一扬。这番话一吐出，如释重负，他又低声自我咕哝道：

“是的，她很有出息。哎，真见鬼！对，她很有出息……一个婊子，哈，一个婊子！”

在福什里一再追问下，他不得不提供了一些细节，其语言之粗俗，令埃克托·拉·法卢瓦兹感到难堪。他认识了娜娜，想把她推上舞台，恰巧他正缺一个人扮演爱神。他是不会为一个女人费很长时间心思的，迫不及待地立刻把她推出去让观众一饱眼福。可是，这个高个子妞儿的到来，在他的戏班子里引起了一大堆麻烦。他原来的明星罗丝·米尼翁，一个出色的女演员和讨人喜爱的女歌手，感到来了一个竞争对手，非常恼火，威胁说要甩手不干了。为了登海报的事，他妈的简直吵翻了天！临了，他决定把两个女演员的名字用同样大小的字印在海报上。他可不能容忍别人来烦他。

他的那些小娘儿们——他这样称呼他的女演员——，不管哪一个，西蒙娜也好，克拉莉丝也好，行动上稍稍出点格，他就会朝她屁股上踢一脚。不这样，日子就没法过。这些婊子，他拿她们卖钱，清楚她们每个人的身价！

“瞧！”他打住话头说道，“米尼翁和斯泰内来了。这两个人总是形影不离。你知道，斯泰内开始厌倦罗丝了，所以罗丝的丈夫就寸步不离跟着他，生怕他溜掉。”

剧院挑檐下一排煤气灯，把白炽的光射在人行道上，道旁两棵翠绿的小树被映照得清清楚楚，一根柱子也给照得白白的，连上面所贴海报的字也历历在目。灯光之外的大街，则夜色浓重，闪烁着点点灯火；朦胧之中，行人熙来攘往。许多观众并不马上入场，待在剧院外聊天，抽雪茄；排灯照得他们脸色灰白，把他们黑黑的、短短的影子投在柏油马路上。

米尼翁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生着一个方脑袋；看去像集市上卖艺的大力士。他挽住银行家斯泰内的胳膊，拖着他在人群里挤开一条路。银行家个子矮小，但已有点大腹便便，圆圆的脸盘两边，蓄了一圈灰白胡须。

“怎么样？”博德纳夫对银行家说道，“你昨天在我办公室里见到的就是她。”

“哦！那就是她。”斯泰内叫起来，“我当时倒是估摸是她。只是她进去时我正好出来，根本没看清。”

米尼翁垂着眼皮在一旁听着，不耐烦地转动着指头上一枚大钻石戒指。他听出他们议论的是娜娜，注意到随着博德纳夫对他的新明星的描绘，银行家眼睛里燃起了欲火，他便插嘴说：

“不要再谈下去了，亲爱的，一个臭婊子！观众会毫不客气地把她轰出去的……你知道，斯泰内老弟，我太太在她的化装室等着你呢。”

他想把斯泰内拉走，但斯泰内不肯离开博德纳夫。在他们面前，观众排着队把检票处挤得水泄不通，一边吵吵嚷嚷，而在他们的吵嚷声中，不时传出娜娜这个两个音节的名字，又清脆又响亮。

站在海报前的男人，大声念着这个名字；其他从海报前经过的男人，也用询问的口气念着这个名字；女人们则脸上露出几分不安的微笑，也好奇地重复着这个名字。没有人认识娜娜。这个娜娜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？于是，人群中传开了种种流言，有些人还相互咬着耳朵打趣。这个名字，这个小名，叫起来亲切，简直像一种抚摩，每张嘴都爱呼唤。只要发出这两个音节，人群就兴奋、快乐起来。一种好奇的狂热激动着每个人。这是巴黎式的好奇，其强烈程度不亚于热病发作。人人都想看娜娜。一位太太裙子的镶边给踩掉了，一位先生的帽子也给挤丢了。

“哎！你们问得太多啦！”博德纳夫冲着二十来个围住他问这问那的人嚷道，“你们马上就要看到她啦……我走了，有事等着我呢。”

他跑掉了，看见观众的热情被点燃了，不禁喜在心头。米尼翁耸耸肩膀，提醒斯泰内，罗丝正等他去看看她准备第一幕穿的服装。

“看！露茜来了。在那边，正下马车。”拉·法卢瓦兹对福什里说道。

不错，露茜·斯特华来了。这是一个又矮又丑的女人，四十岁上下，脖子太长，面容消瘦而疲乏，两片厚嘴唇显得既亲昵又热烈，倒是给她增添了几分魅力。她带来了卡罗莉娜和她母亲。卡罗莉娜花容月貌，却冷若冰霜；她母亲则端庄持重，步履迟缓。

“你来和我们一块看吧。我给你留了一个位置。”露茜对福什里说。

“啊！我可不去，坐在包厢里什么也看不见！”福什里回答，“我有一张座票，宁愿坐在正厅前座。”

露茜生气了。难道福什里不敢与她一块公开露面吗？不过，她的火气很快消了，转到另一个话题：

“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认识娜娜？”

“娜娜！我从来没见过。”

“真的吗？有人肯定你和她睡过觉呢。”

这时，站在他们面前的米尼翁将一个指头贴在嘴唇上，示意他们不要再说了。露茜问为什么，他指一指从旁边经过的一个青年，悄声说道：

“那就是娜娜的情郎。”

大家转过头看那青年。他的确风度翩翩。福什里认出他是达盖内，一个在女人身上花了三万法郎的小伙子，现在做点小的股票投机买卖，以便赚点钱，不时给女人送送鲜花，或请她们吃一两顿晚饭。露茜觉得他有一对漂亮眼睛。

“啊！瞧，布朗施来了。”露茜叫起来，“就是她告诉我你和娜娜睡过觉。”

布朗施·德·西弗里是位胖胖的金发女郎，一张俊俏的脸圆乎乎的。陪伴她的男子却很瘦小，但仪表讲究，十分高雅。

“克萨维耶·德·旺朵夫伯爵。”福什里悄声向拉·法卢瓦兹介绍道。

伯爵和记者握了握手，而布朗施却和露茜激烈地争执起来。她们俩的裙子，一条蓝色，一条红色，都镶了边饰，堵住了通道；她们嘴里一再说出娜娜的名字，声音尖尖的，引得过路的人都驻足倾听。德·旺朵夫伯爵领着布朗施走了。现在，娜娜这个名字像回声似的，响彻前厅的各个角落，而且等待越久，呼唤的声音越来越高，欲望越来越强烈。这戏到底还开演不开演？不少观众掏出怀表看时间；迟到的观众不等马车停稳就往下跳；一群群观众离开人行道进入剧院。闲逛的人慢步穿过煤气灯照亮的空地，伸长脖子往剧院里张望。一个顽童吹着口哨走过来，在剧院门口的海报前停下脚步，扯开嗓门怪声怪气地喊道：“喂！娜娜！”随即趿着破拖鞋，屁股蛋儿一扭一扭地走了，引起一片轰笑。一些衣冠楚楚的绅士也跟着喊起来：“娜娜，喂！娜娜！”人们你推我挤，检票处吵了起来，喧哗声越来越响，只听见嗡嗡的人声里这里呼唤娜娜，那里要求娜娜。一种愚陋的思想、粗俗的性感支配了人们的头脑。

在这片喧闹声中，终于响起了开演的铃声。就听见从剧院门口直到大街上一片嚷声：“响铃啦！响铃啦！”人们你推我挤，争先

恐后，检票处不得不增加了人数。米尼翁一副不安的样子，终于又抓住了没去看罗丝着戏装的斯泰内。拉·法卢瓦兹听见第一声铃响，就赶忙拉着福什里，在人群里挤出一条路，生怕错过了序曲。观众这样互不相让地拥挤，使露茜·斯特华大为恼火。真是一些粗鄙的人，居然对妇女也推推搡搡！她与卡罗莉娜·埃凯母女俩走在最后面。现在前厅里已经没有人了；外面的大街上，仍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嘈杂声。

“就好像他们演出的戏出出都精彩似的！”露茜一边上楼梯，一边唠叨。

剧场里面，福什里和拉·法卢瓦兹站在他们的座位前面，再次举目四顾。现在整个剧院灯火辉煌，枝形水晶吊灯长长的煤气火苗，放射出黄色和玫瑰色的光芒，从拱顶上折射下来，把一层的正厅照得通亮。座椅石榴红的绒罩布闪闪发光，黄色的墙壁金光夺目；天花板的色彩过于强烈，但下面各种浅绿色的装饰，使耀眼的金光变得比较柔和。舞台前那排脚灯升高了，强光突然射到大红幕布上，像着了火似的；幕布又厚又垂，有着童话里的宫殿般的富丽堂皇，与台口两边粗陋的框壁形成鲜明对照。金色的框壁现出一条条裂纹，露出了里面的泥灰。场子里开始热起来。乐师们对着乐谱架调整乐器，笛子发出轻快的颤音，号角像在低沉地叹息，小提琴悦耳的声音在沸沸扬扬的人声之上飘荡。所有观众都在说话，你推我搡，冲锋似地争占座位。外面的走廊里更是拥挤不堪，无尽的人流好不容易才通过各道门拥进场子。人们相互打招呼，衣裙相互摩擦；在连续不断的女人裙子和帽子中间，夹杂着黑色的男人燕尾服或长礼服。一排排座位渐渐坐满了人，就见这里露出一个女人特别显眼鲜艳的衣服，那里一个轮廓秀气的头低下珠光熠熠的发髻，一个包厢里露出一角白若凝脂的肩膀。大多数女人安闲地坐在座位上，懒洋洋地摇动着扇子，一边观看拥挤的人群。前座的一些年轻绅士站在座位旁，敞开坎肩，钮孔上别着梔子花，戴手套的手举着望远镜。

两位表兄弟寻找着熟悉的面孔。米尼翁和斯泰内并肩坐在楼

下的包厢里，手腕子搁在天鹅绒包的栏杆上。布朗施·德·西弗里似乎一个人独占了楼下的一个边包厢。但拉·法卢瓦兹特别留心达盖内。达盖内坐在正厅前座，在他和福什里前两排。他旁边坐着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，顶多十七岁，看样子是个逃学的中学生，瞪着一双天真的大眼睛。福什里打量他时还冲他微微一笑。

“二楼楼厅那位太太是谁？”拉·法卢瓦兹突然问道，“旁边坐着一位穿蓝衣服姑娘的那位。”

他指了指一位胖妇人。那妇人的胸襟绷得紧紧的，一头已变成白色的金发染成了黄色，一张圆胖胖的脸，给胭脂抹得红红的，额上像小姑娘似的垂着短发，使整个脸显得臃肿。

“那是佳佳。”福什里淡然答道。

见表弟听了这名字现出摸不着头脑的样子，他补充道：

“你不认识佳佳？在路易—菲力普在位初期，她曾经是一代尤物呢，现在不管去哪里，总带着她女儿。”

那姑娘，拉·法卢瓦兹一眼都没看。有幸一睹佳佳的丰采，他万分激动，目光再也离不开她。他觉得她还很有风韵，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。

这时，乐队指挥将指挥棒一挥，乐师们开始演奏序曲。还不断有观众进来，场子里乱腾腾的局面有增无减。都是专门看首场公演的观众，每次总是这些人，其中不少是亲密朋友，彼此重逢，笑容满面。一些老观众，见面就打招呼，随随便便，轻轻松松，连帽子也不脱。整个巴黎——文学界、金融界、娱乐界的巴黎全在这里，还有许多新闻记者，为数不多的作家，交易所的投机家，数量比良家妇女多的烟花女子。总之，这是奇特地聚集于一堂的一批人，其中有形形色色的天才，却受到形形色色的恶霸戕贼，每张脸上都流露出同样困乏、同样兴奋的神色。福什里经不住表弟问这问那，就指点他看各报社和各俱乐部的包厢，然后一一向他介绍戏剧评论家。其中有一个形同槁木的瘦子，两片薄薄的嘴唇，俨然是一副爱恶语伤人的样子；尤其是一个胖子，一副挺憨厚的样子，懒洋洋地靠在旁边一个纯朴的姑娘肩头，用充满父爱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她。

福什里突然停止了介绍，因为他惊奇地发现，拉·法卢瓦兹正与对面包厢里一个人打招呼。

“怎么！”他说道，“你认识缪法·德·伯维尔伯爵？”

“唔。早就认识啦。”埃克托回答，“缪法家有个田庄与我家的田庄相邻，我经常上他们家。伯爵夫妇俩与他的丈人德·舒阿侯爵住在一起。”

埃克托见表兄现出惊讶的样子，十分得意，出于虚荣心，又进一步介绍了一些细节：侯爵是国务参事，伯爵则在不久前被任命为皇后的内侍。福什里抬起望远镜观察伯爵夫人，只见她有一头褐发，肌肤白暂丰润，一对黑溜溜的眼睛十分动人。

“幕间休息时你给我引见一下，”福什里说道，“伯爵我见过面，不过我希望成为他们家星期二聚会的常客。”

从上面的楼座传来有力的嘘声。序曲已经开始，人还在不断进来。迟到者迫使整排人站起来为之让路；包厢门开关得砰砰响；有人在走廊里扯开嗓门争吵。说话声一刻不停，恰如黄昏时分一大群麻雀叽叽喳喳。场子里一片混乱，人头攒动，手臂挥舞，坐下的人尽量想把腿脚伸得舒服些，站着的人硬是伫在那里想最后向全场望几眼。正厅昏暗的后排传来愤怒的“坐下！坐下！”的呼喊。一种激动的情绪传遍了全场：终于就要看到这个名字如雷贯耳的娜娜，看到全京城议论了一个星期的娜娜了。

“瞧！”一直没有停止说话的拉·法卢瓦兹突然叫起来，“有一位先生陪伴露茜。”

他目不转睛地盯住舞台右侧的包厢。卡罗莉娜和露茜坐在前面，后面依稀看见卡罗莉娜母亲端庄的面容和一个高个子青年的侧影。那青年有一头漂亮金发，仪表非常讲究。

“看呀，”拉·法卢瓦兹又一次说道，“露茜包厢里有位先生。”

福什里这才用望远镜向舞台右侧的包厢望去，但立刻转过头来。

“唔！那是拉博德特嘛。”他以满不在乎的口气咕哝了一句，意思似乎是说：那位先生坐在露茜包厢里，不论谁都会觉得是一件自